

板本學

明內府廣運之寶印及其鑑別

郭明芳*

摘要

明內府司禮監刊本多半鈐有「廣運之寶」大印。中葉以後，內府管理鬆散，以致有不少書籍散出。由於此些散出之書未鈐印「廣運之寶」，後世書估得之，或偽鈐「廣運之寶」印以欺世。然未見之察。現以此文綜述「廣運之寶」印源流與作偽，同時並以國立中央圖書館(今國家圖書館)所藏為中心，論述真印、假印問題，期能對此論題能對整理館藏古籍時有一參考。

關鍵字：廣運之寶，司禮監刻本，國立中央圖書館，藏書印，辨偽

藏書印鑑定為版本鑑定中重要一環。蓋如書中鈐有名人印記，對嗜利書估而言，該書價格比無名人印記者，可提高一、二倍，甚至數倍。清末民國間，偽鈐藏印事屢見不鮮。偽鈐藏印除假造名人印記外，另一種情形就是宮廷印記的假造，例如說天祿琳琅所鈐三璽，或「乾隆御覽之寶」等帝璽假造等。明代內廷印記「廣運之寶」亦有假印情事發生，然此並未有專文論說。而事實上各館藏所藏之書，鈐有廣運之寶亦有贗品而誤為真者，亦有所聞。本文嘗試就明代刊本中有「廣運之寶」者，就其功用、鈐寶與否，以及作偽源由進行查考，同時就公藏情形對比，期對廣運之寶印記有一深入認識。

一、廣運之寶的源流與功用

明內廷有藏書，一方面繼承元代藏書，另一方面則是朱元璋在定鼎之際，即重視圖籍收集。他在內廷建有大本堂，作為太子讀書、藏書之所。洪武四(1371)年又鑄製「廣運之記」，作為宮廷藏書之印。廿一(1388)年復製「廣運之寶」印以鈐蓋於藏書。蓋「寶」之象徵地位比「記」為隆，亦象徵朱明政權穩固。「廣運之寶」一印可上溯宋代，而朱元璋所鑄刻此印者應為新刻，非沿襲舊印。

魏隱儒、王金兩編《古籍版本鑑定叢談》(北京市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17年5月)於「經廠本」言：「初印本卷首多鈐有『廣運之寶』大朱方印。」(頁40)事實上，經廠本鈐「廣運之寶」印並非初印本方鈐印。

*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。

「廣運之寶」印記鈐印目的有二，一是作為宮廷藏書印記，二則是作為獎勵臣工時於誥命聖旨所鈐印。前者於孫承澤《春明夢餘錄》卷二十六「尚寶司」云：「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」，又〈四庫全書文淵閣書目提要〉云：「各書自永樂十九年南京取來，一向於左順門北廊收貯，未有完整書目。近奉旨移貯於文淵東閣，臣等逐一打點清切，編置字號，寫完一本，總名文淵閣書目，請用廣運之寶鈐識備照，庶無遺失。」後者孫承澤書云：「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」。又王沂纂《續文獻通考》卷一二七，敘及明初，「御璽凡十四，寶璽之大者：…獎大臣工則用『廣運之寶』，…」王沂將「廣運之寶」視為大印，其使用頻率亦為諸印之前茅，舉凡賞賜或宣旨皆鈐蓋此印。

由此可知，此印明初已有，其與明代相終始，未有損毀或重鑄。按，正德九(1514)年宮廷大火，損失官印若干，復於嘉靖十八(1539)年重製十一方，而未有此印。

明代印記的保存與鈐印，皆有專司衙門負責，即前述之「尚寶司」外，另還有包括有「尚寶監」與「司寶女官」。這些衙門主司官員皆由儒臣升任，明代中期以後，宦官把持政權，此類衙門官員雖仍為儒臣，但多已為宦官所能掌握。

鈐有「廣運之寶」之書多屬內廷藏書或對外賞賜圖書。後者而言，多屬於將內府所刻書對外賞賜者。明內府刻書多由司禮監負責，其所刻書數目，劉若愚《酌中志》或有簡目，今人李晉華《明代敕撰書考》則詳考刻書總數。內府刻書，原書在經廠刷印並裝訂完成後，先存於庫房，等到天子對外賞賜大臣或藩屬，方從府庫取出再鈐印「廣運之寶」。

「廣運之寶」鈐印位置如何？筆者見《五倫書》，或可明其鈐印情形。該書鈐印「廣運之寶」如次：御製序末、目錄首葉、每冊首卷卷端首葉；其位置在序末於所署時間偏上，以及該卷葉一右上。而未鈐此位置或僅鈐每卷卷首者，或為疏漏所致，或為書估所偽鈐。

二、內府書偷出貨賣與作偽

然而萬曆間內府所刊書有經雜役盜出賣於市上。這些被盜出之圖書應是無鈐印者。其後又見有已鈐寶印圖書亦公然售於市，卻無人敢過問，可見當時內府倉庫在管理上已出現危機。按，此見萬曆間劉若愚《酌中志》卷十八所載：「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，皆提督總其事，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。自神廟靜攝年久，講幄塵封，右文不終，官如傳舍，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貨賣，柘黃之帙，公然羅列於市肆中；而有寶

圖書，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。」而當時遭偷運外流之書，其量應頗龐大，今日臺北國圖所藏內府司禮監刊本之書經檢索有五十三種，有印者約廿種左右。

鈐印的有無自然影響價格。故書估為增加所販書價值，難免會鈐蓋各種自製官印，即偽印。現今所見，清代常見偽印如「翰林院」或「文淵閣」諸印；而明代則以「廣運之寶」為常見，蓋明時賞賜各書皆鈐有此印，再加上明末有不少遭偷運出宮而未鈐印之書。這也可以說明為何會有如此多明顯是內府所刊而無印或鈐偽印情形。廣運之寶偽印早在乾隆時已見，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卷八所記《文獻通考》云：「所鈐『廣運之寶』，篆筆繭弱，亦非明時內府原璽，不足採錄。」(頁 272)

又知有明一代，「廣運之寶」未曾遭災毀損，故未有新刻，或可據以為評判標準，亦即各書鈐印僅有漫漶不同程度，而無字體差異。吳芹芳、謝泉所著《中國古代的藏書印》(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15年4月)一書曾論及「廣運之寶」偽印問題。書中曾以武漢大學館藏嘉靖刻本《資治通鑑綱目集說》有「廣運之寶」印，其稱「印泥顏色黯淡，篆法呆版，顯為假冒。」(頁 225)事實上，吾人只消以他館所藏核對該書所附書影，武漢大學館所藏者為偽印無疑，而《中國古代的藏書印》所列對照組亦為偽印。蓋真正「廣運之寶」僅只一顆，其印肉較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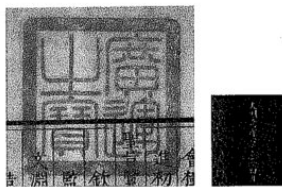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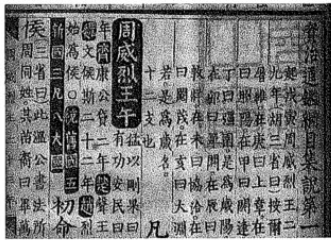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7-3 真偽“廣運之寶”印對比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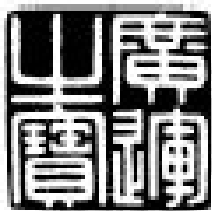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國古代的藏書印》書影 武漢大學館藏書影 哈佛燕京藏《貞觀政要》鈐印

清初順治亦製有「廣運之寶」印，有二：一為陰文篆印，另一則為陽文篆印，然邊緣較為寬厚，其與明時之印顯然差異極大。又清乾隆時指定有御用廿五寶，其中一曰「廣運之寶」，為滿漢文並陳者，此印為清印中最

大者，約 19x19 釐米，而此印僅作封識之用，亦即皇帝題寫時所用，已非明代用於藏書或賞賜之用。滿漢合璧印於清末流出宮，金梁曾撰〈滿漢合璧廣運之寶印〉：

滿漢合璧廣運之寶，碧玉方璽，與慈禧太后徽號金寶，皆於庚子年流散至上海。盛宣懷曾以萬金得金寶，獻上獲優賞。時李鴻章方由粵過滬，駐節大妃宮，先將軍命梁往謁（先將軍與李同平粵亂）。在文案處候見，京估適以御璽呈李，文案文某持璽引入，李謂禁物，不敢留，揮之出。遂問先將軍起居及梁志願。先將軍意在送梁出洋習礦學，李笑曰：「爾父功成不受，入山惟恐不深，乃欲其子再深藏地底耶。（意味習礦者當入地底蓋戲語也）當舉爾經濟特科耳。」梁退至文案處，京估指璽貶價求售，而李適贈於金，遂以與估，持璽歸，秘不敢示人。及國變，先後得御璽大小凡三十餘方，而以廣運為之冠。今盡已歸人，問先後出處，此璽得最早，事亦最奇，故特記之，其餘不能一一詳憶矣。

其後金梁得此一璽，此見於民國十五年三月廿八日《晨報》者，為金梁所藏御璽之一，其篆書末曰：「辛亥得於盛京從古齋」，此璽是否為清初所製筆者懷疑，但絕非明時之璽則是確定。



順治時所用廣運之寶印



乾隆廿五寶之廣運之寶



金梁收藏御璽

三、臺北國圖所見疑似偽印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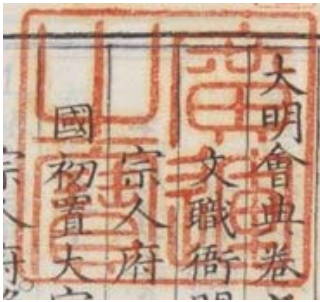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國圖所藏明內府刊本有鈐印「廣運之寶」，亦有未鈐印者，未鈐印者應與遭到偷賣有關。而有鈐印者，是否皆為真印，此為筆者所關注。查檢所藏該館所藏明內府書籍，將「廣運之寶」印一一排檢，凡有字畫、印肉不同者，則可懷疑其非真印。除此之外，小心分辨其中有異者，再綜合判斷其真偽。以下分別舉例說明之。

(一)《大明會典》

臺北國圖所藏《大明會典》著錄內府刊本有四部。其一為萬曆十五(1587)

年申時行重修本，經繆荃孫、劉承幹遞藏者，是本卷一有印，其印文與哈佛燕京藏《大明一統志》近似，但與臺北故宮藏《大明會典·諸司職掌》略有差別。

此本序跋均無「廣運之寶」印，而又與該館所藏他書印文有差異，應是後人所鈐偽印。按，關於此印真假判別，詳見下節說明。



國圖藏本印記



故宮藏本印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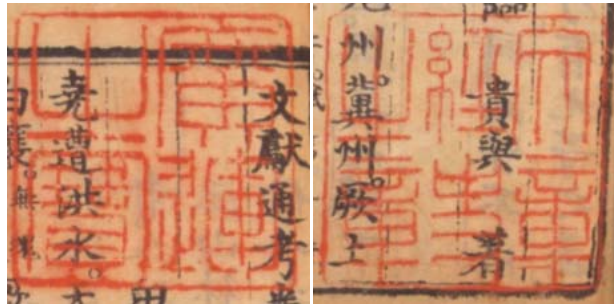


哈佛燕京藏本印記

又美國國會館所藏一部同書亦無鈐印「廣運之寶」，疑應是遭偷賣而流出者。

(二)《文獻通考》

臺北國圖藏明嘉靖三(1524)年內府司禮監刊本《文獻通考》有六部之多，其中一部(書號 04479)卷一卷首有「廣運之寶」與「文〔表〕章經史之章」二印，但觀此二印字畫孱弱，與宮廷所印有差。



國圖藏本書影

第二部(書號 04480)卷一首葉無「廣運之寶」印，印在他處，另有清陳幼慈靜齋與民國王季愷諸印。依照藏書遞藏次序，似有不合。蓋是書如流出時間點，應在明中葉或明末大亂，而陳幼慈約十九世紀浙江人，不僅時間不合，且圖書若真是明末流出，數百年間竟無有人典藏，更不可思議。

(三)《周易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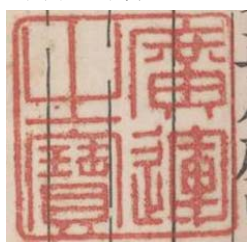
此本正統十二(1447)年內府刊本，為劉承幹舊藏。序跋皆有「廣運之寶」，

卷一葉一無印，印在他處，另有「廣運之寶」與「表章經史之寶」二印。「廣運之寶」冊一鈐三處，冊二首葉則未鈐；又「表章經史之寶」與濟南館藏內府本《文獻通考》有所不同。按，核之臺北國圖所藏其他書，此本確為真印，而卷一無印，或許是忙亂中有漏印，濟南館所藏「表章經史之寶」與本書不同，似為偽印。

臺北國圖又有原陳群澤存書庫舊藏者，前後皆無「廣運之寶」，推測應為明中葉因管理不善而流出者。



臺北國圖藏本(00026)書影



濟南館藏本書影

四、從實際印文看真偽與辨別

「廣運之寶」既有偽印，從明末至今，其偽印應不只一顆。以臺北國圖所藏為例，確為真印者如次：(印下所標為該印所出書名)



《寰宇通志》

《大學衍義》

《寰宇通志》

《貞觀政要》

《歷代君鑑》



《資治通鑑節要續編》



《少微通鑑節要》



《詩傳大全》

按，《少微通鑑節要》後一印、《詩傳大全》等二印有可能為偽印。蓋《少微通鑑節要》中「廣」字末二筆位置與「止」(之)、「寶」二字已相連。《詩傳大全》則在「廣」字中「厂」與「止」(之)字有異。

又見該館所藏有與前述印文稍不同者四種，確為偽印無疑。另又見他館所藏者三種，共七印列如下：



《大明會典》

《性理大全》

《明倫大典》

《文獻通考》



哈佛燕京藏《大明一統志》



《類篇》(故宮藏本)



《資治通鑑綱目發明》

上述七種「廣運之寶」偽印，至少可知，明清以降各時代類此者當在四種(合他館者當有六種)。以下筆者分別說明其為偽印依據：

(一)《大明會典》與哈佛燕京藏《大明一統志》當是同一印。其「廣」字中，「由」作「田」，又「出」(之)字中豎未頂及邊框。

(二)《性理大全》與《大明會典》極相似。又「廣」字末二筆亦有小異。

(三)《明倫大典》印文文字十分粗糙。其中「出」字中豎未頂及邊框。又「寶」字中之「缶」作「王」，「貝」字末二筆未頂邊框，真印「寶」字「宀」均與底端相連。

(四)《文獻通考》印文字畫過於孱弱，與真印厚實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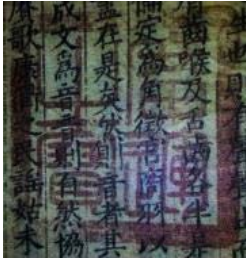
(五)此本為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景鈔宋刊大字本《類篇》，其著錄有玉蘭堂、天籟閣、子京印、項元汴印、項墨林鑑賞章、墨林、子京父印等印，自然非明內府所鈐，亦非清時「廣運之寶」。此印又與保利 2017 年春拍 124 號拍品《資治通鑑綱目發明》鈐印同，故知應是偽印。此二印「廣」字末二筆成「儿」狀，「出」(之)字中豎未頂及邊框，又「寶」字「宀」均無抵邊框。

至於真假「廣運之寶」除可透過兩印相比與肉之厚薄判定外，筆者亦曾就所經眼過鈐有「廣運之寶」真印之書，加以實際量測，「廣運之寶」真印其高廣 6.8X6.8 公分，如非內府所鈐之印大多大於此印，如高廣 6.9 X6.8 公分。另外，印色情形亦可為判斷依據，真內府鈐印，用料實在，朱色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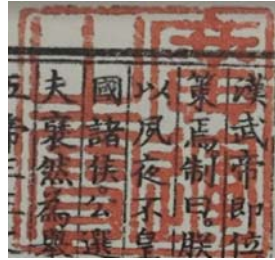
滿，不似偽印暗沈。

本文所述，至少可知「廣運之寶」偽印有六種之多，其應是明清兩代書估陸續所製，亦可見書估為求善價，作偽之風氣盛行。

透過整理單一館藏各種「廣運之寶」印記，或以歸納館藏何者為真印，何者為偽印。當然這樣的歸納也適用於他館館藏有「廣運之寶」者。筆者過去曾經撰文評介徽館《章伯鈞書志》，該《志》於館藏《洪武正韻》鈐印著錄「廣運之寶，疑偽」（頁 20），筆者即是以此為基礎，確定該書所鈐非真印。按，該印與《中國古代的藏書印》一書對照組印相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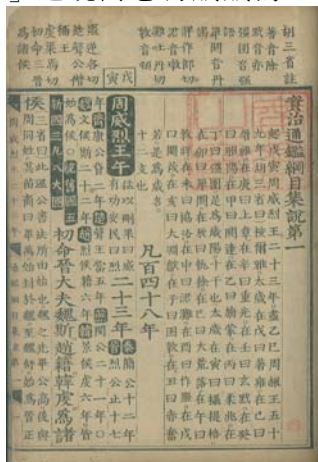
《章伯鈞書志》所列印記書影



上海博古齋季拍《歷代名臣奏議》鈐印書影

又 2017 年 10 月上海博古齋季拍出現一部《歷代名臣奏議》卷廿四一冊，鈐「廣運之寶」印。很顯然地，此冊所鈐印色暗沈且缺角甚多，此印應非內府所鈐。再核對本文所見真印，「出」字中豎未抵邊框。

明內府刊本是否有鈐「廣運之寶」，筆者認為無損其價值，蓋在今日明本皆可位列善本之林。惟鈐印與否可見證內府管理鬆散之事實。過去書估為牟利而鈐偽印之書，於今日或許也可如是觀，但終究是假印，不覺讓人對葉德輝感嘆「美人黥面」之說而心有戚戚焉。



武漢大學館藏書影